

栖在树梢



除去严寒,我所在的小城,一贯都是妩媚清爽的。这清爽,是由各色树木带来的。淡淡的风,卷裹着当季树木的清芬,一波一波,叫人欢喜得不知怎样呼吸才好。春天不缺绿色,夏天不缺浓荫,秋日不缺斑斓,就是阴寒漠漠的冬天,露着筋骨的树,也是如此地有看头。

小城之春,由岐山湖大道旁的柳树悄悄牵来。起初那两天,像有喜事瞒着,树们秘而不宣。一夜东风,柳枝串了一串柳米,像我们小时候淘气,用草棍儿串蚂蚱,憋登登,饱鼓鼓,袖珍爆竹似的,随时都要炸响,“啪”“啪”“啪”,就把春天绚烂的场面给引爆了。

我看这些柳,总是很亲切,因我们在同一年,落脚小城。那一年,我迁居在岐山湖大道旁一座平房里;柳树像孩子般,被领养在路旁,一人一个坑儿,大家排排队,站直了,往上长。从此,每天上班下班,它们目送我蜿蜒来去,缓缓走完这道长街,去长街另一头上班。我在风声雨声里沉浮,它们在入声车声里黄绿。十几年,互相安

慰,彼此疼惜地相看两不厌。看着看着,我走到了中年,它们也已合抱粗细。

我总记着柳树的一个典故。园艺工人育苗,若将柳枝正着插,育出的苗儿,便是普通的柳;若是倒着插,就是垂柳。头向上,也长;倒栽葱,也长。涝也长,旱也长。柳那股子劲头儿,可真是没说的。你拿它的生命力,简直没有办法。所以,人也一样,顺也好,逆也好,要记得对一株柳树微笑,它老实地告诉你生命的本质:世间诸事,自在人心。你心里若没风雨,这世上便尽阳光。

附近街道旁种着悬铃木。我步行经过,喜欢去抚摸其中一棵。它们是树的族群中富有童心童趣的那

一类。不管年岁多大,心,永远是孩子的心。它们晚发,春末才上路。可是,一出发一股子爆发力,叫人吃不消。用不了几天,便叶子青郁,枝丫葳蕤。它们把圆圆的摇铃挂满手臂,孩子气地向你炫耀。

幸福路西段,有最好看的梧桐。四月始开花,花开满树,是名媛云集的盛大舞会。花型若酒杯,盛红酒的那种。名媛,红酒,高脚杯,还有春天圆舞曲,贝多芬的春,门德尔松的春,佛教音乐清奇的春,一时都归结为一种情绪:乡愁。芬芳的花杯,它们斟乡愁是一样的满。细雨下起,累累繁复,盛情妖娆的梧桐花,叫人百感交集不知所措。

城北,通往黑城那条窄窄的公路两边,植了密密的白杨。几年前,我常来往在那条路上。深秋时候,黄叶翻飞,我布衣布裙,像移动在印象派画布上。那些叶子在脚边,散而合,合而散,聚散两依依,一叶一叶都是与岁月的缱绻不已。汽车驶过,气流掠过,卷起两道叶子的河,撵着车轮,翻卷向前。那凄美、绮丽的舞蹈,看得人怔怔的,不知将心搁到哪里才算稳妥。

读树,读到了人世。人世的清纯,人世的丰满,人世的高深莫测。它们会让人收获一种快乐,心,舒展,打开,飞翔,其中妙处真真地,真真地,难与君说。

文/米丽宏

盼燕子

老家的人都很喜爱燕子,把它们当成春天的使者、吉祥的象征。每当冬去春来大地回暖的时节,便有许多燕子从南边不知名的地方飞来,在各家各户的屋檐下和厅堂楼梁上筑巢、觅食、生儿育女。燕子欢快地鸣叫着,箭一般地飞进飞出,给这个小小的村庄凭添了多少生机和喜气!

然而,我小时候,却没有燕子来我们家筑巢!

父亲为这事十分懊丧,有时整日闷闷不乐。

一天,一对燕子突然飞了进来,正在厅里聚精会神读书的父亲兴奋得丢下手里的书本,一双满含希冀的目光熠熠闪亮,追随着燕子的身影。

燕子在厅堂上空东张西望地盘旋了几圈,却终于没有落下,一阵风似的飞走了。父亲颓然跌坐椅上,双目黯然失神,那模样竟像是一个久病不愈虚弱

不堪的病人。后来,有人告诉父亲:要在楼梁上钉一排竹钉,便于燕子筑巢,燕子就会来了。

父亲立刻照办,找来锯子、竹子、梯子一应物件,忙乎了大半日,终于在楼梁上钉好一排竹钉。为了更加牢靠,还在竹钉与钉竹之间编织了细细的竹篱笆。

尽管有了便于筑巢的根基,燕子还是没有来筑巢。

后来又有人告诉父亲:你家前院的烟囱太矮,炊烟飘进厅堂,燕子怕烟,所以不来。父亲又请来泥工,把烟囱砌高。燕子还是没有来。

什么办法都试过了,可那些让父亲望眼欲穿的小精灵却总也不肯光临。

渐渐地,父亲也绝望了。

一日,一家人正在吃饭,忽听院里传来一阵燕子的叫声,那叫声急促而

凄厉,大家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院里,只见一只小燕子被猫扑住,正在猫的利爪下扑扇着翅膀挣扎呢。

父亲丢下饭碗,冲到院里把猫撵跑,小心地捧起那只燕子。小燕子受了伤,翅膀上沾了一片血迹,在父亲宽大的手掌心里张大嘴,惊恐地鸣叫着。

父亲叫母亲找来一块布条,沾些盐水替它抹去血迹,又找来红药水涂在伤口上。刚做完这一切,就见一只大燕子飞进门来,在父亲的头顶上空飞来飞去,发出一种尖利的鸣叫。那鸣叫让人联想到抗议和愤怒。不一会儿又落到前院的墙上,仍旧朝门里发出那种尖利的鸣叫声。

父亲说:“这是燕子爸爸来找儿子了。”父亲走出门去,把小燕子放到院墙上,“去吧!”一会儿,小燕子就被大燕子叼走了。

第二年春天,有一对

燕子啁啾啾地鸣叫着飞进了我家的厅堂,在父亲制作的竹篱笆上做下一个燕巢。

父亲激动极了,连声说:“是它!是它!”

难道鸟类也通人性么?真奇怪!为了弄清这个问题,我曾不止一次想方设法仔细观察那对燕子,看看它们中间是不是有去年受伤的那一只。但我终于失望,因为在我看来,每只燕子都是一样的,连哪只是雄是雌也分辨不清。

不过,我还是相信了父亲的话,相信了这人与鸟类之间曾经发生过的美丽故事。我常常跟父亲一样,怀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好愉悦的心情,举目凝望那飞进我家厅堂的燕子。燕子用它的脚爪抓住巢沿,回过头来,用那对乌黑的小眼睛瞅住凝神的父亲。这个时候,我就不由得要猜想,它要对父亲说些什么呢?

文/秋

寸草心

雨自入夜始便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,带着绵绵的春意滴答滴答地扣在了我的心门上。窗外的芒果树抽出了新的叶芽——寒冬渐消,一春已至。

倚立窗前,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掌中的手机,似乎这冰冷的机器可以给我带来些许安慰。

是的,安慰——

白天,弟发来信息:“姐,今天我带妈妈到深圳北大医院复查了,医生说妈妈康复得很好。”

记忆的仓廩之门由此打开——

一年多前的夏天,深圳,弟弟家中,妈妈爬上扶梯擦洗墙壁,不慎跌地,摔成重伤——腰椎两处骨折。

在接到妈妈危情的电话之际,我在阳台上晒衣服,那一瞬间,我只觉得周围的空气凝固了,周遭的声像皆已隐去,只剩下自己失控的哭响声。

在奔赴深圳的途中,我的心第一次那么深切地念想着妈妈,念想着她矫健的身姿,念想着她肩挑百斤却疾步如飞的豪迈,念想着她声如洪钟的麻辣。6个小时的车程,我就那么痴呆地坐着——因为我无法相信,如一座山的母亲就这样倒下了。

深圳北大医院,母亲,面浮肿,声沙哑,如一个软绵绵的婴孩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——“孩子,妈妈要拖累你们了。”那一刻,我的心完全被泪水充斥、浸没。

“妈,您别怕,现在科技这么发达,您没事的,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我不知道自己在那一刻为什么会那么坚强,我不知道那一刻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的躯体。

手术室门外,我与弟弟默默守护,4个小时,240分钟,我们不知道默念了多少遍“母亲平安”。术后,重症病房,母亲神志不清,伴随着麻醉消退后出现的奇异之痛,说着胡话,我们心如刀绞,可是能做的,除了祈求,还是祈求……

妈妈住院的27个日子里,我与弟轮流守护着。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亲近妈妈,就像照顾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照顾她。每日里当她醒着之时,就遵医嘱,喂汤喝药,轮流给她按摩手脚;用很温柔很温柔的语气跟她说话……终于,妈妈可以坐起、下床、迈出术后第一步……

羊跪乳,鸦反哺。在这一年多的康复生活中,妈妈在我们的精心照顾之后,除了不能再干重活之外,身体基本恢复正常生活。

窗外细雨斜斜,不紧不慢,天上地下氤氲着一片勃然的生气,春天回来了。

“滴答滴答”,手机里传来了新的信息,我低头:

“姐,放心吧,比孝心,我不会输给你的。”

我莞尔——弟弟如我,也有一颗寸草心。

文/王秀云

思露花语

人生,再苦的日子,信念不会苦;生命,再累的季节,追求不会累。

人生得度,即凡事都要恰到好处,这既是理智的辨思,也是感知的颖悟。

平凡人生,有些事首先不是做不做得好,而是想没想;有为人生,有些事首先不是做不做得好,而是做没做。

人生,兴趣是启蒙的老师;生命,志向是理想的导师。所以,无论是从人才成长的实践认知,还是从天才成功的规律总结,这无疑都是一句箴言。

换位思考,关键是能将心比心,以心换心,这作为一种修养,其既是智慧,亦更是美德。

贫而不贱,可贵;微而不卑,可敬。故古今多少贤者自贤,强者自强。

美景秀色不知赏,是盲于目;良师益友不能识,是盲于心。

既然小人不做,庸人愧做,那就好人好做,善人善做。

名师也好,大师也好,为师之道,名不贪大,大不图名。

人一定要心情好,不然一旦发火,情绪就会失控;人更应该性情好,不然一旦发怒,行为就会失态。

文/巴特尔